淵雅堂全集

長洲王芑孫念豐

序三

送管平山南歸序

予來京師客董尚書邸中越五年尚書有重校　四庫全書薈要之役于是毘陵管君平山亦至其明年秋平山奉太夫人諱南還予惜其去作詩贈行諸同舍於此者大抵能畫復各爲畫以贈之畫中即物寓意類取古人言孝言慈故事所以申平山之志而達其哀也平山好學有文逾四十不得志失其長子未逾年遽又哭母

其所遭特爲不幸然其人篤於行義孝友祥順信于朋友鄉人人人哀其窮而欲致慰於其去有詩人木瓜瓊玖之義夫木瓜言物薄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謂禾好也今諸君之所以贈平山其猶木瓜矣吾知平山之得是也必且益致其功而修其行以無忘諸君稱願之私斯詩人所謂報之以瓊玖者也予鄙且賤未嘗以言假人旣作詩以贈平山矣諸君復以此冊索書無可言者爲志之如此

送董念橋之官廣東序

予嘗館富陽董尚書家識詩浦董君瑞庭與之處溫溫如也抑抑乎其能自下偕偕乎其相慰勉六七年而彌敦也君補順天學官弟子會

朝廷修永樂大典以繕書敘勞爲鹽場大使久之得廣東以去自尊大父太史公洎太公耕雲先生以文章書畫聞當世而君克繼起以君之門望人材絀爲小官或云可惜或曰今內外官隸鹽政者差佚廣東又天下饒樂處是與君宜可以爲君賀由惜者之言以君爲有所不適於斯也由賀者之言以君爲姑可以卽安也之二

說者烏足以知君君近更字曰念橋而自爲之說念橋者君少居鄉遭母喪以舟載母夫人柩過其縣東石橋橋壓舟覆其俱歷者或傷或死而君與母夫人柩獨全念橋以念難也烏虖人心之精常乘於患難而忽然一見其平時有放而不知求者矣惟臨之以死則心歸其宅而忽然者可以常存震以恐致福乾以惕无咎咸此旨也於書則謂之罔念克念而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者是矣繼自今君誠矜矜於敬爾身之穀禔諸躬式諸家進以報

國措諸施行者必不肯以官小而自衰止念橋之橋其

猶詩人之屺也岵也其猶小白之莒重耳之狄與塊也
其於豐嗇榮悴之適然而至者果何所不忘乎抑君善
病五嶺以南古稱毒淫君其念哉念之甚則有以澹其
欲固其氣而陰陽寒暑之間無繇而入於以頤壽命長
子孫乃吾之所爲賀也予寡交而篤舊於君之行不能
無愴然乃本其更字之意爲之說書以贈之

送秦小峴監司浙江序

秦君小峴每一遷官予輒數日喜及是爲監司浙江將別予私獨悄然於心未敢語人也一日介休劉舍人錫五過予言小峴去吾儕自此孰與遊從矣復相對悄然者久之凡今仕於　朝莫不以外遷爲樂蓋
國家監前代之弊制內外官不相輕重而
上方以功名磨厲一世於士之賢有能者類不欲以文學侍從盡其用使得治民以故唐宋士非不得已莫肯乞外今者雖交游親戚莫不爲之願而賀焉亦各遭其勢而然耶彼其爲之願而賀焉者非幸其祿入之豐儀

衛之盛走趨唯諾之嚴且衆也亦謂文學侍從取充員位監司郡守專制一方有古諸侯連帥之地其喜怒吏民所竦動其取舍婦孺所誦傳有所舉廢常必行有所激勸常必效有所咨謀風議於大府之前常足為一時利害士大夫讀書志古之道際世承平所能紓十一於千百者惟此而已然則小峴之去固吾道之尤幸而尤願之者而予與舍人相對悄然何哉徒以小峴質靜而有文寬平而無欲其處已介而與人忠以朋友為性命予與舍人方拓落無聊獨幸以志業之同見取於君有過相規有得相告有事也相扶將有憂也相慰勉君在

則有以爲驩君去則無與爲賓人之情大率暱近而忘遠樂其便於已而不恤其道之不行雖一交遊離合間有不能權輕重而自克其私如此雖然君在則遊從之樂吾儕私有之而君無所傳其道君去則所施也博矣而拓落無聊之憾乃獨在於吾儕以予之窮於世其得君而驩失君而悲也宜無足怪而舍人亦然則夫無暱近而忘遠者之難也樂其便於已而不恤其道之不行者雖君子有時而不免也乃書其語以與小峴別吾知小峴之之乎浙也其與人忠也不暱近而忘乎遠也其處已介也不樂其於已便而曰恤其道之不行也

送李介夫典試湖南序

翰林修撰石君執如督學湖南之二年以
詔恩置鄉試科遣主鄉試官于是編修李君介夫實往
執如吾友也其人賢有文也介夫又吾友也又賢有文
也督學主試任等耳然督學者造士三年主試者坐而
取之一旦則督學常勞顧三年者考之詳一旦者收之
乍高下棄取後常不可悔則又主試爲難夫自揚屋之
制興舉天下相率而爲文者將求舉也雖有如馬班賈
董韓歐之徒之文苟不可以得舉則以爲不若一命之
士之榮烏虖古之敎士者曰士先志士溺其志久矣以

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爲不若一命之士之榮者雖進而語之以孔孟猶以爲不若一命之士之榮也故夫以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教士者非特謂士之文宜止乎是亦謂士之志宜始乎是云爾今督學者銜

天子命持節數千里集士數萬人南面而坐士北面而進其勢將不得不與之道孔孟而舉所謂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以臨之也一旦知舉者至好惡不相入彼此不相中卽士亦不肯勸趨之故督學常待主試者以成其功主試非其人雖有賢督學亦莫如之何今者孰如在而介夫又往如相馬焉出之乎伯樂之廐而使造

父者馳之也是可爲執如賀也得賢有文如執如者督
之學又得賢有文如介夫者主其試如鼓琴焉受之於
成連之手奏之於伯牙之耳也是可爲湖南之士賀也
烏虖予窮於世久矣飢寒之弗恤而以兩賢之相得爲
樂又以兩賢之相得爲湖南之士慶果何心也此爲者
求舉之徒之所粲然而笑者夫

壽王巡檢序代詹君應甲作

應甲西遊與楚王生宗環相好並得拜太公巡檢君於牀下已而得巡檢君生平行事然後知古所謂爲貧而仕者固亦有倜儻瑰琦之士不肯私其身以不爲世用而出乎此其出乎此而有見焉因視大用者尤難而尤可重也君始仕爲四川蒼溪典史四川天下饒樂處蒼溪獨僻小戶口田廬不及大縣十之一其民好鬥輕生飮食有訟吏者若其難治而君甚樂之爲之張設條教喻之以禮化之以誠久之俗爲一變再仕爲令山西仁義鎭巡檢仁義靈石縣地巡檢所隸戶口田廬又不及

蒼溪十之一其民樸陋猶承唐魏遺風吏者薄其儉嗇而君又樂之其所設施與民之化之與蒼溪等君少讀書講求有用之學旣長數往來燕齊梁宋閒南窮六詔西入於秦蓋足跡幾半天下而君亦老矣明年六月爲君六十生辰宗瓌自京師遍徵士大夫歌詩爲壽而屬言於應甲竊惟士生今世躬際泰平不見收於科第而不求仕爲負其身仕不克能其官爲負其官區區典史巡檢若非所以用君而巡君所施於蒼溪靈石者不可謂無所見而貧且依然也則君之仕果非爲貧且世有大用而不克終其貧者矣君旣無負於典史巡檢而抃

不見與吏巡檢之頁於君也何識

伊光祿壽序

自宋諸老先生以理學倡一世闢常爲天下儒宗我

朝安溪李文貞公事

聖祖皇帝爲名相漳浦蔡文勤公導化翠庭雷公後先

事今

皇帝顯聞而其學益被於其鄉其鄉之後進有及見老成而接聞其言論者猶能載其流風以此見大賢君子之在於世其澤常可以百年逮夫百年以往所謂老成者不可見矣于是其一二人之及見老成者又且爲鉅人長德以繫後生之望其爲人之所愛重而樂其富貴

壽考宜何如也光祿卿伊先生生翠庭之鄉好儒家言
年少居貧落落然莫相知獨翠庭一見奇之出所著書
爲贈先生自此益自奮及成進士官刑部爲曹郎者相
習輭熟整衣冠走趨唯諾視上官意旨爲嚮背先生文
落落其間治事以律不以意獨爲故大學士諸城劉文
正公所知欲言之
上屢矣未及而文正卒於位由是居郎省十八年旣改
御史積五遷至今官皆特擢自
上不由論薦一日
召見從容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小心奉職朕所

知也先生固恂恂莊莊不急人知自非文正翠庭不足以得之及是

聖天子一言若揭日月而燭照其生平自人臣所不敢冀而先生所由自力於進退之間可見矣比屬有拜起之疾累假澣沐六十加一之辰公子秉綬爲壽京師某與秉綬交樂其富貴壽考而稱願之尤人情也顧先生素以儒者自期則凡人爵之榮家門之盛文章之美世俗之所羨於先生者皆不敢以稱於前乃舉先生生平所受知於大賢君子而無愧焉者以進竊嘗論士之有立於世也易而無慊於己也難先生俯仰數十年出處

利鈍不爲不多求其可疢作者而無有也則神明之壽可知矣夫夫能自壽於神明先生之疾且速已而齒固未有艾也

馮郎中壽序代法庶子

古者燕飲爲壽不擇歲時後世則以生日朱先生仕琇謂古以爲壽文燕禮而今以燕飲文爲壽其義一也惟稱壽之文或以爲非古雖然行葦之詩曰以祈黃耇今讀其詩自黃耇駘背以下皆祈辭也旣醉之詩曰公尸嘉告先儒釋嘉告爲嘏辭今讀其詩自其告維何以下皆嘏辭也然則爲壽固不能無言其言也特願其壽富福祥而稱道之以爲宜然云爾不必其事之誠然也使又得壽富福祥之誠然者而從而稱道之不亦尤人情之所願乎工部郎中馮石如先生世家代郡自先巡按

公以文學政術仕
聖祖朝顯名蟬聯爲奕世載厥問蓋君子之澤清白之
貽先生享之備既領賢書出宰劇縣入補冬官奉事中
外凡三十年官職聲名之盛先生享之備先生昆季五
人後先掇科令子比部君繼成進士爲望郎科第文章
之樂先生又享之備夫福者備也尚書洪範以攸好德
立九疇之極不德不可以倖而幾也今造物者若有所
私厚於先生而錫之福又錫大年以久其享謂先生無
德以致之而能然乎夫羨其福者庸衆人之情也因其
福而羨其所以致之者士君子之心也今茲正月先生

之年七十加四比部涓辰爲壽有合於古不擇歲時之禮舞詠載陳肴核維旅于是年家子某援大雅詩人之義率先諸賓客滕席揚觶而稱曰昔彭與聃商周故家徵文考獻典型是多清門之冑孰如先生先生飲此逍遙泰平瑞我

聖清又稱曰昔漢方盛有大小馮棠芾黍芃慕義無窮循吏之傳孰如先生先生飲此黃髮兒齒施及孫子又稱曰昔杜正倫兄弟三人同舉秀才世謂異聞稽古之榮孰如先生先生飲此爲我耇造敎忠與孝三爵旣升諸賓客皆起一辭言曰善哉乎頌也遂書之以爲序

韓城先生七十壽序

國家泰平百五十年天下士以科名自進由進士第一積階爲大官世多有其崛然起西北者惟今大學士韓城先生說者以爲龍門太華扶輿靈秀之氣鍾焉然百五十年間以進士第一入相曾未五六人獨今
皇帝御極以來則有三焉蓋文字禰祥之應必乘乎
國家極盛之隆其不至是不出者固亦天時人事相遭非獨地氣然也公自　廷對受知歷文學侍從以至入叅機密中間三十年在外常提學政不領封疆其在內從容應奉未嘗赫然有可見之功名獨衡文之任當時

莫並天下士以比權德輿之在唐楊億之在宋而不知亦非也古之所謂大臣者固不必有赫然可見之功名其學也本諸身常不肯以三公易其介內省之不疚卽履位之不疚也豈惟三代爲然哉卽近世所稱韓范富歐陽數公者使當其時稍能委蛇如元之之應變曲遂之無何何遽不可因緣際會以大見其功名而數公不然豈誠私其身哉貴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此儒者之效所謂眞宰相而非功名之士所能知矣公生平外和而內剛方其始進不獨

上意嚮公一時公卿若尹文端劉文正陳文恭皆一見
奇重期以大用當是時公聲稱藉甚而因依希進之事
必無有也旣躋大位賣宅以就　賜第歲時扈從輒常
舉債當是時門生故吏遍天下而援引交私之事必無
有也夫功名可一日致必欲植其身於無過之地非數
十年默以自治不能韓范諸公未能一日安其身於朝
廷而公今者身名俱泰此則
聖賢相遭千載一時
上所以知公與公所以孚於
上者豈德輿億所可同日道哉然則公所爲謹其身於

無過之地者卽所以安其身於極盛之時使天下功名之士皆有以自信而不迷於所嚮不言功而功莫大焉不求名而名莫榮焉豈非心亨而道光者然耶心亨者壽今茲公與夫人皆登七十門下士相與稱觴爲壽某等事公日久知公爲深乃述公生平志行世或有不及知者爲之說

王封君壽序

予所識山東士大夫多軒爽有節概能文章其不篤於文者亦往往敦重有氣以見樂與其人遊而獨未識兵部員外郎諸城王君笠莊笠莊在郎署久以勤而練事稱性強項好與上官爭可否士大夫口相傳以聞於予予用是以私意揣笠莊所見謂勤而練事必非世之突梯獻長以自進其官者也意者不欺可否君子其人歟一日與高密宗人直菴語此直菴曰豈惟笠莊爲然哉乃其太公濟菴先生亦君子也因遂述太公生平大略而舉其行曰先生善事繼母繼母丁太宜人老而病風

目不能視先生左右無方數年如一日太宜人病愈而目亦復明先生家居與人有怨其怨家子獨子也患痘疹急先生親往藥之得活其人愧服自輸而謝先生灑然若忘焉其為人如此笠莊蓋有所受之矣今茲二月濟菴先生年七十直菴過予一再求文以為先生壽予惟笠莊雖賢予不幸未之獲交不宜有古人登堂拜親之義難乎其言之雖然予亦人子也人欲得一言以為其親懽而予敢有愛乎且笠莊致科第十餘年有列于朝力能得當代大人先生光寵誠何取於疏賤如予者顧其意懃懃如此則是笠莊之於予其可否有斷之于

心而不可變者矣然則予前所意揣當不謬而先生所褆於身以教笠莊者亦可以想見矣記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若先生者身既爲君子矣而笠莊又能爲君子之子彼笠莊之壽其親異先生之所以自壽又豈待予言爲輕重哉而予顧樂爲其言是則予之陋也獨以予之陋於文自非以學行相知遊從久故者雖爲之强言不能工直菴君子之徒也故徵於直菴而爲之辭

家直菴考功母太安人壽序

予吳人也與北方士大夫遊處之日久習知其風氣非獨士大夫之賢有文者有古之遺乃其女教亦固厚矣高密地濱海其人喬僿其俗敦龐其秀民材德之士都不肯以名聲自著近歲三李之徒以古學倡與門人弟子稍稍出聞於世其用科第起家官于　朝者爲吾友直菴考功始直菴在他所見予文不介而過予接其人溫然君子也讀其所著觀其所行信乎非君子莫能矣凡賢人君子之生於世或有師友爲之前或得之家門不於其父則於其母予雖未及叩直菴家世心知有所

由來矣而未始意其爲嗣母乃者母太安人八十直菴爲壽京師謁予爲文而曰吾母嗣母也寗焯生未彌月太安人撫之以至於今雖寗焯未始知其爲嗣母也予用是肅然求聞太安人行事乃知太安人法氏世家膠州年十五歸贈公書城先生能以婉順懽其祖姑然未能有子爲書城先生兩置妾終無子直菴先生從弟子也墮地失母太安人抱而子之以養以教以成其名其後直菴本生考老而病太安人命直菴日夜具旨甘娛養之終其身烏虖太安人之毋直菴如是宜直菴之能承其志而爲君子也吾焽之俗其無子若以子出嗣者

各挾貲財物產爲較量其平居母子汎汎然貌相承而所以處本生者尤薄觀於直菴母子之間其亦有所媿厲焉者乎雖然傳記所稱賢人君子得於母教者多矣而得於嗣母者加少抑豈嗣母之能母者又自古難之歟婦人之不幸莫大乎無子直菴無母得太安人爲之母以成其身太安人無子卒得直菴爲之子以享其成是亦人情之所願樂也而況乎以直菴之賢且有文將能貽其親以令名而壽太安人於無窮者且不止於人爵之榮一朝之養也哉然則爲嗣母如太安人能自壽者也爲嗣子如直菴能壽其親者也

家虔齋七十壽序

故侍讀錢唐王介眉先生以高文宿齒有聞當世芑孫不及接其人讀其書爛然鴻覽博物君子也往在諸公閒諸公多與介眉習遊而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尤能道介眉軼事時樂其生平迂方儒緩儻若不同流俗處相與爲笑謔芑孫固因是而想見前輩之風流矣介眉有同祖季弟曰虔齋先生別居蘇州之飲馬橋十年前芑孫家居嘗從侍飲蒼顏渥丹鬢眉皓白音吐清亮食酒兼人未幾別去去十三年復來還家先生猶以習吏事佐人治錢穀在外不及繼見然聞先生渥丹皓白者如

故而其年則既七十矣于是里之人皆往稱觴于其家而來華亭徵言爲壽芑孫因是問先生所以別居之繇則知先生之父曰贛州通判容齋先生贛州七子而先生最少其次子某判常州贛州去官而來就養遂留不歸先生生而失其母夫人又失贛州長于其兄家落然無俚出操筆從人爲吏事後遂名其業食之數十年其自處一絲粟不肯妄耗獨任䘏于親戚友朋之間常若有千萬者以故終不獲致饒樂既老猶業于外里之人喜其老壽而相與祝願之其風槩大都若此贛州之爲通判與芑孫族祖故贛南僉事雙橋先生同時莅兩家

通門之好舊矣贛州之長子國子學正某復以乾隆丁
卯與先大父偕舉于順天先生居飲馬橋去吾家不遠
迄茲傳父子相往來猶一日也然則于先生之爲壽烏
能無一言芑孫嘗病近世爲壽言者溢美無當雖其子
姓昏姻莫不有述而東之先賢著其論以爲似履歷而
非履歷視昔之所以譏震川者而有甚焉故爲先生書
止于是介眉之學得之再東芑孫之爲先生書止于是
是亦介眉先生之風也先生讀之其快然有得于區區
所以壽先生之意也夫

申江挂席圖序

長沙唐君始治荆溪有聲調之吳江又有聲頃之自免再起權知奉賢縣縣故析華亭別置而治漕常在華亭以是與余朝夕相遊處甚懽未幾余入京師明年罷歸會君已去奉賢于是縣之人以所爲申江挂席圖示余求序申江者世亦謂之黃浦楚春申君之所爲疏鑿也華亭奉賢來往所必經君去縣人若有不舍然者其搢紳耆老以若逢掖裋褐之徒相與追送于是爲之詠歌以志之烏虖假守攝令弄其一日之柄以競錐刀筐篋車聲一過不復知其姓名甚或未去而速其去或鬧其

將至而大憂之君直何以得是于民耶雖然俗之變也吏不以道視民而好結鄉大夫鄉先生與之市以自爲名士不以道自重而好挾其執以進于長吏爲儈儥甚至號爲循吏者褒揚論薦出于上而其民詛祝鬨于下所謂去思之碑遺愛之頌其與幾何區區申江一圖又果足爲君輕重耶然而縣人有所不自已而余亦無疑焉者誠有所信之于君不信之于奉賢信之于吳江荆溪也顧以余之無似而竊食于此又與君有一日之舊謂宜援古適人之職申誠縣人宜引古詩人攻錯之義效于君以勉君而終其譽故爲之序如此

蜀之岡一首送胡茂甫 有序

嘉慶五年九月南城曾燠賓谷奉賢陳廷慶古華全椒吳鼒山尊長洲王芑孫惕甫與四方文學之士會于蜀岡上方寺同送建昌進士胡森茂甫謁選入京師是日也微陰釀秋快風掃壒顥景澄鮮皋壤搖落臨阪田之高下眺城堞之參差天與江空山如髻踊望長安于極北盼奇提之自西感蘇公送客之故事舉于卿努力之遺言勵晚節于他年紀首塗丁嘉日行厨將炙相勸一餐竹間之話方長門外之駒催發行矣勉旃惜悵而別于是賓谷賦詩先成諸君繼之休寧汪棣鼎辭雲後至

不與于會實爲玆圖芭孫方以居夏輾詠謬濫齊竽獨
從楚唱爲蜀之岡一首贈行其辭曰
蜀之岡兮盤桓風嫋嫋兮吹冠攬子袪兮中路秣子馬
兮幽燕時孔需兮妙儁子姱脩兮嬋媛訾何爲兮留滯
與猨鶴兮纏緜威弧張兮廣漠雲冥冥兮漲天蔓萑苻
兮彌歲血拇腿兮戈鋋颯金支兮翠葆儐娭遨兮羣仙
孰康之兮袵席借河潤兮枯壢酌椒芳兮奉別登長途
兮加餐子安驅兮坦步驤驥首兮王閑出北門兮自賦
默悄悄兮憂懸于操冰兮履雪又洗心兮清淵羌何虞
兮晚暮鵠迅舉兮鴻鶱指歸雲兮天末和遺音兮陶泉

庶稅駕兮靡悔吾待子兮山間

惕甫未定藁卷六

記

長洲王芑孫念豐

顧氏四世墓田記

近世置田以供祭祀收族屬者多矣施於母家則未聞也獨長洲蔣氏爲顧氏置四世之墓田焉始蔣某先生娶顧均衡之女顧衰宗也均衡無子無可嗣者遂老蔣氏先生之子萬實始葬之於吳縣五都之九龍塢均衡之父曰浩宇浩宇之父曰雙泉停棺久矣萬亦葬之振宇者浩宇之兄均衡之世父也漢原者均衡之弟爾重

者又漢原之子序當後均衡而前沒者萬亦皆葬之凡四世九棺先後度地若干畝以營其兆買田若干畝以歲時供其祀事萬子某某子燧能服先訓相承不懈於今且百年矣燧恐夫久而無考也於是觕次其昭穆糧畝之數謁予爲記予惟外氏之黨禮不詳言爾雅母之父母曰外祖父母繫之以外所以志別也繫之以祖父母所以引而近之也引而近之也者所以親母也繫之以外也者所以嚴父也父嚴則冐姓亂宗之事有不敢作母親則睦婣任卹之教自推致於無窮故夫外氏之黨或不幸而有荒子孱孫憒棄厥祀仁人君子蓋傷追

悼從而規畫振頓之抑豈非亡於禮者之禮乎詩有之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夫燧之於顧氏遠矣而何其思之悠悠也旣廣其地復益之田以垂後無窮其爲瓊瑰玉佩也大矣烏虖厚哉萬字斯年某科舉人以文學行能有名康熙中終某官

詩龕會飲記

國家於京朝官簡其任而多其員士大夫晝諾而已宜得以其餘讀書取友如古所謂仕優而學者而予來京師所見士大夫咸卒卒無燕閒之頃請問所業輒以無暇爲辭烏虖富貴利達之私攻其中而宮室車馬衣服妻妾之慮迫之於其後是雖使去其官而之乎山林川藪無何有之鄉亦寧有暇日哉無暇云者無暇於其心也荀卿曰其爲人而多暇日其出入不遠凡今之所謂無暇日乃正荀子之所謂多暇日者也古之君子常從容而有餘無翫時而愒日羔羊之三章言乎其暇於心

者如是也伐木之三章曰迨我暇言乎其有暇日也蟋蟀之三章言乎暇於心者又不暇於其力如是也言乎良士之休休自其蹶蹶瞿瞿來也夫有唐風人之瞿瞿蹶蹶而後有召南大夫之委蛇委蛇休休士之容也委蛇委蛇大夫之容也士以飭已大夫以報國覩其容可以識憂虞悔吝之萌漸風澤芳臭之區殊又豈徒如荀子所云乎吾友時帆學士自名其居曰詩龕為詩甚富以詩求友甚勤比由翰林改官入工部為郎蕭然自得沖然有容怡然無所不順庶幾能暇於心者於是以歲晚務閒之時飲其常所往來者酒不必多飲可以醉勝

不必珍食可以飽其來會於斯者有法書名畫之娛無博奕管絃之擾退而形諸言詠其能畫者爲之圖學士詩人也會而飲者又詩人也予故舉詩義爲之記學士名法式善蒙古正黃旗人會者某某期而不至者某某是歲乾隆五十六年其日冬至前五日也

紫雲山房雅集圖記

予嘗宿楞伽山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虛響動空崖谷相嘯索衣而起始知雪深一尺矣又嘗從幸五臺度龍泉之關關踞嶺數百丈雪中治道土與冰相雜和滑不可上馬駝不幸墮澗中沒不見脊尾人人手足相攀援及至關混茫一白不見天地相與詫觀其勝當是時又人人汗浹背不知寒也其後予嘗酷暑迴思此二境者慄然豎毛髮而當其時皆不知夫寒非有異也以爲勝而忘其爲雪者意有所極也意有所極則凡非於身者其猶委蛻矣士君子出入於膻涼寵辱毀譽之交大抵

心有之則有之心不有之則不有之又何往而非雪歟莊子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有駭形而無損心朱雲郭憲辛慶忌之徒得之以成其節而名於後世豈非以是歟乾隆壬子五月曹定軒侍御飲其友於紫雲山房予以事不及赴已而繪圖作詩示予屬綴一言今年久不雨京師之熱甚於往歲其飲於是而爲之詩者夫亦有郢客之高歌瑤池之仙唱乎予因不能盡讀也輒舉生平所涉雪境之異者以與諸君子相和侍御方以敢言立朝介然欲有所建白於世如前之說或又侍御所聞焉而有慨於心者遂書以爲之記

積水潭遊記

乾隆壬子六月右庶子法君合飲羣士大夫於城北積水潭之上賦詩而樂之是飲也庶子先期以書招予予不能赴已而屬爲之記予惟遊記所以記其遊也古未有身不至而爲焉者將即庶子與諸君子所述以爲之是庶子與諸君子之言非予之言也將按圖經考沿革以爲之則予之言又非諸君子之所爲欲記也而庶子之意不容終已予因是有概焉山川風月之在人間今猶古也昔人遊焉者今人復遊焉而昔人之所得有不同於今者矣今人之所遊其始至而得焉者有再至三

至而不同焉者矣無他悲愉哀壯之感易於中而煙雲卉木暑寒昏旦之候移於外其中之忽然而至者與天地之精神適然一接而有動焉由是發爲言而著諸文懸解冥合莫知其際雖其閒淺深之故不可同要皆涉焉而後覺履焉而後變弗涉弗履焉弗知也雖然赤壁之遊蘇子有樂於橫江之鶴其二客知之乎柳子之有樂乎愚溪其吳武陵龔古之徒知之乎固有同遊而莫必其心相喻者矣而況生平之未一至焉者乎未一至焉而曰予既知之雖於遊不可也彼夫文章學問職業之深焉者其於人何如耶彼夫道不足而強言者其果

有與於斯文也耶今者諸君子勤於職業又以其閒賦詩飲酒相講於古人之義顧有取乎強言如予者綴其後何爲也哉爰書以復於庶子而爲題遊者姓名於後即以爲諸君子積水潭之遊之記也可遊者十八人滿洲文寧漢軍玉棟江寧王友亮陶涣悅陽湖洪亮吉歙縣胡翔雲畫者揚州羅聘南昌周厚轅奉新宋鳴琦東鄉吳嵩梁仁和姚思勤錢塘盧錫埰桐鄉陸元鋐臨汾張道渥汾陽曹錫齡介休劉錫五靈石何道生遵義徐準爲之主者庶子也期而不至者八人漢軍王璹書餘姚邵晉涵仁和魏成憲嘉興朱孫垣歙縣曹銳靜樂李

鑾宣帝化伊秉綏其一子也

讀易樓記

吾友王棟筠圃於今輦下爲藏書家讀易樓其所貯書處也廼者作圖示余屬爲之記筠圃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小以逮宦遊舟車風雨無一日暫廢閒聞一書在某所雖千百里必宛轉得之而後已於是沈編墜帙渝墨敗紙世所滅沒不經見者往往都來讀易樓中於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惝敝好涉目便記造次抽檢未嘗輒誤予過樓中怪其插架不著標題曰吾能目識之也其好之之勤而讀之之遍如此非專專治一藝名一經者也而獨以讀易名樓何耶或曰自有書契莫

先於易又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讀易云者名之以其所
統宗焉爾子曰非也易作於庖犧氏肇起一畫曾未有
所謂文字也而況於書乎易之爲書成於文王周公孔
子三聖人之手此三聖人者皆讀易焉而繫之辭非始
作易也然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故漢以前士無
言讀易者韓宣子適魯觀易象不言讀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言讀易樂正崇四術以造士言詩書禮樂不
及易周官三易之灋掌於太卜不列於六藝不領於司
徒若然則三代讀易之士至少豈易固有不可以讀言
者在歟漢初經師者出由是有五家之學有九師之傳

紛紛然人著一書其書滿家後世以授學童爲訓課易遂與他書等誦舉天下亡慮人人皆讀易而易乃益廢不明予嘗求其故而不得亦不敢輒爲之解第圖聰强者學廓然多聞其以讀易名樓宜必有得乎讀之之道因以追尋犧文周孔數聖人觀象翫占書不盡言之奥而非如世之所傳者矣問焉而不吾告吾能無憾於第圖也哉

城南雅遊寫像記

城南雅遊畫卷縱尺有二寸橫三尺三寸一人曳屐徐步過橋童子捧書從其後者介休劉錫五受茲也立而展卷者蒙古法式善時帆坐而撫琴者靈石何道生立之也踞坐執醆就童子傾壺酒注醆中欲滿而未滿者遂寧張問陶樂祖也隱囊羽扇與樂祖同席坐者長洲王芑孫念豐也翛手頓足捉麈尾欲舞者金匱徐嵩鏡唐也倚石觀書沈沈靜默如不見諸人所爲者大庾李如筠介夫也一人拈花乍從竹逕閒行而出將至於介夫之前者靈石何道沖用之也八人者獨時帆居城北

而時時來宿於諸人之家暑徂寒往造暇相從酒賦琴歌投閒並作文字嬉遊之樂於是而極矣由是二何君作圖以藏之也雖然諸君子非以貌合者也而拳拳於圖何爲也哉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惟其身而已舉凡交遊親懿莫不欲永其人而使之常在世間李翺之述柏頁器狀其額文又狀其面黑子夫額文面黑子寧有可愛然而狀之此亦今者二何君作圖之意乎自古名譽相先急難相援不以寵辱異心不以衰榮易面士之有氣者能爲之而必欲相擕以偕之無窮自非文章道義無以爲也道義文章之士其聚散常不偶然世

有韓杜歐陽則不徒籍泥高岑聖俞子美有以自開郎
區冊薛華子野蕘夫之屬無一字傳於今者聲音笑貌
亦且儼若平生而不然者吾人俯仰一世或四三年五
六年遠者十餘年有攬鏡不能自識者矣畫庸可恃乎
今茲圖而藏之者謂夫譚讌之娛不過終夕久要之託
可以終身爲之於畫又可百年此亦性命友朋之極致
而君子無窮之慮也然百年而止矣迨夫百年以往其
猶有好事者傳之與其不幸不得好事者傳之與卽幸
而得好事者傳之而其壞終必有時矣惟其間有不待
畫而存不與畫而亡如韓杜歐陽其人者在焉則畫可

亡而所由畫者不亡因以告諸君子而勉之庶幾不肖如予亦得比區冊薛華子野蕘夫之屬附諸君子以自託於無窮云爾芑孫記

畫作於乾隆五十九年之二月其年六月予爲之記作畫時法式善年四十二方爲左春坊左庶子芑孫年四十爲　咸安宮教習錫五年三十七爲內閣中書舍人嵩亦三十七以舉人獻賦至道沖年三十四爲戶部江西司主事問陶年三十一爲翰林院檢討如筠年三十爲翰林院編修道生年二十九爲工部都水司主事作記之日法式善進官爲國子監祭酒

郎鈞奉 命爲湖南鄉試主考官嘗 召試天津不
及格羅其畫者寘與人潘大琨

蓮花寺讀書圖記

乾隆甲寅之歲予外弟朱廷弼曉巖試京兆予讀其文夸異之曉巖亦心嚮予罷解別去以居遠不得時就予講論爲惜明年再至遂居蓮花寺寺去余居數十武荒陂曲巷古木橚槮步屧相過從甚樂也其年曉巖復落解罷去以曉巖之人之才非不利於科者而再試再不得事理有不宜然者然以予之困於試而曉巖獨好之相聽就則其再試再不得無亦有所從召之者歟顧曉巖臨別猶以蓮花寺讀書爲樂且作圖焉以志之自近五百年士用時文之術決科取名無事讀書比者考證之

說與學者多尊信鄭康成許叔重文旁獵漢人雜說雖
其不能讀書者亦必搜求斷爛東鈔西撮以具攻宋儒
之資而不能無事於書矣然其所以讀之之意則猶之
乎決科取名者也孟子之言讀書在乎論其世知其人
漢以後言讀書者或實事求是或默識其要或略觀大
意或不爲章句其操術不同要與今之讀之者異曉巖
不憾其不得於試又且有樂於讀書其將由乎今之術
以譁衆而取寵耶抑果反身求志黙然追古人不言之
隱而從之千載以上耶予旣十試十不第將歸與鄉人
士君子如曉巖輩者讀書遂書之以爲記

官舫侍膳圖記

刑部郎中魏君春松從　詔使讞獄江南之揚州其地去所家不幾百里于是太公秋浦先生實來盍父子之不相見幾何年矣既事先生送其子涉淮乃歸方是時使舟所臨長吏具芻江風煦和介我春酒以行役勞還之日而有家人餐飯之歡喜可知也旣還　朝作圖屬芭孫爲之記竊惟古之爲子者不肯一日去其親之側然書之所以勸不仕者有曰牽車牛遠服賈詩之所以勸仕者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獨若許其身之遠乎親雖憫其去親之遠而不能不奪其事親之身雖奪其

事親之身卒無傷於事親之義何哉遭世承平爲人子者莫不欲得一命以爲親榮爲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才且賢以爲　朝廷用閭閻凡子日夕在側親弗知愛以賢被選銜　命萬里其子睠焉不敢告勞而親廼樂之烏虖人情之所極卽詩書之所稱此韓子所繇有取于歐陽詹生而刿乎得第發　朝從大夫之後者耶春松文學行義有聞於世他日所至未可量然則使春松膺此簡書馳驅絕域綮以養志之義猶有足以悅先生者況乃皇華原隰諮諏稟命其于吾人遭際抑豈非尤難而尤可幸者乎芑孫所見士大夫祿逮親者十不得

五二親具者十不得三焉其康強逢吉能就其子之養者又十不得二焉至于奉使隣疆過家拜慶其人或數年一覲數十年一覲已耳芑孫方將南下其所經由即今者春松官舫之所從還往異官旅瑣其榮觀不可與春松同日道然水郵鄉郡親舍相望啜菽之奉足安儆分其于記斯圖莫芑孫爲宜遂書之其卷

題襟館記

自賓谷出為兩淮轉運使而天下稱詩之士皆至于揚州揚州四達之衝轉運使領古三司之任當

高宗純皇帝時海內樂業羣臣治餞餽力供張以示天下之平頃之用兵楚蜀連六七年不決而今

上親政赫然誅用事者蒐討軍實餽賦貫輸時及兩淮歲歲旁午君為人敏達而聰強沛然無所不辦然故自喜文字之閒其于詩尤性能而好之于凡客之以秇來者莫不延問逐勞論其同異指畫是非因以其閒選辰命酒脫屨高譚春秋佳日杯觴流行紙墨橫飛人人滿

其意以去而君之學亦繇是大進廨西有隙地數弓前轉運使置之不問君至闢除溉掃築精舍焉命之曰題襟館館前後羅植花藥蓄白鶴五六客話方洽鶴忽警唳引吭參差一唱羣和雜以風籟閈闠窔耳主客不相聞待其久之聲定然後得續語其風流標尚若此君既作題襟館又合其主客倡詶之詩刻之曰題襟集于是題襟館之名播天下好事者傳爲圖畫昔班孟堅氏記丞相客館自公孫宏以後廢爲車庫馬廄其事蓋亦人世廢興之常然余考之竟漢世未有能復者刱此區區題襟一館固前轉運使之車庫馬廄也既由車庫馬廄

而爲今日之館究遂不由館而復爲異日之車庫馬廐以天地無終極視之蓋其爲車庫馬廐之日長而其爲題襟館之時暫也然而以賓谷爲之則題襟館之在天地間將必不以車庫馬廐爲存亡夫有其不與車庫馬廐爲存亡者則題襟之館不可以無圖而余之記題襟館又何可無言也哉于是乎書

齊楚丙舍圖記

齊楚丙舍圖者吾友長沙唐仲冕思親作也君世楚人然先公葬于鄉先夫人別葬山東居恒遊宦東西瞻望藹然有念于圖乎寓之也慨自冢人墓大夫職廢陰陽禍福之說鬨出不可止雖孝子慈孫有不能盡執先王之法以矯世愎諫繇是士大夫逾時而弗克葬者多矣今茲先公先夫人各從吉卜孔固孔時君復何傷焉且夫合葬非古也周道然也東漢碑版在今所見合葬者十不一二唐宋之世其人遊宦所之生輒留家死常不返韓歐王氏諸家銘文可按彼蓋不敢以生者之有待

久覊亡者而勿歸之土也然則先夫人別葬其亦猶行古之禮歟芑孫不天痛遭先君子奄棄求葬地未得方將腰絰出門以謀窆石之資于四方其爲隱閔視君又何如矣廼系辭以達君之哀而紓其思系曰

眄松楸兮岱陽河湯湯兮無梁想衣冠兮湘陰江渺渺兮愁心身覊宦兮江之滸霜秋霽兮露春濇路迷茫兮漫漫夢杳杳兮關山寫予情兮豪素指歸雲兮日暮君何爲兮怏悵鬱佳城兮相望亘千秋兮一鼎奚同穴兮異壙宅既安兮窆既時魂娛遊兮無不之儵往來兮九野颯雲車兮風馬欻且笑兮山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悅

孫子兮婆娑靈降福兮孔多君悲傷兮奈何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吳青芝山臨木瀆之上地近䕶邨居民數千家以琢硯爲食舊多詩人故尚書沈歸愚先生以逮黃野鴻張永夫盛青嶁數君者咸出于是凡遊西磧者至其地宿焉因是南城曾君賓谷過而樂之與其鄉人萬君廉山樂君蓮裳賦詩述志皆將買屋其下作圖待事一往嗇飛夫士大夫讀書從仕亦各慨然自有其生平要所志及之而獲踐焉者其事則寡矣微獨君方嚮用身都華膴聲實爛然行且

召擢其進退未之容易卽廉山蓮裳或暫當解職或未

免應舉官有守私有繫人事閒之其于茲山之卜築庸
詎可必乎雖然余吳人也以三君子遊處之雅爲之記
系之以招隱之辭君子將不謂之要盟矣系曰
靈巖兮巑巑木瀆兮湲湲門有車兮步有船君之來兮
翩然作室兮稽田松篁糺兮桂連蜷媥縱裝兮婢纖縣
僕薪樗兮僮釣鮮男毀齒兮女垂髫宜子孫兮長壽年
此中樂兮不待篿我須君兮江之壖君投我兮由房籥
春卉兮紛敷夏木兮扶疏秋巷績兮冬讀書君不來兮
嘗奚如蜀之道兮崎嶇楚之澤兮鳴狐
皇鈇揚兮德充符開天閶兮集瓊裾雞棲塒兮牛飯芻

世康樂兮休吾徒君盍來兮歲未徂我須君兮山之隅
君不來兮夜鶴孤
柳遮門兮椮椮桑翳牆兮陰陰梅捎屋兮藤覆檐君翩
來兮客二三儋相將兮茅葢庵度阡陌兮北與南指石
湖兮風半帆一握笑兮款話譚筍肥萌兮菌抽簪我須
君兮酒封坩君不來兮蒼鬢髯我踟躕兮老江潭

重修華亭縣學名宦祠記

明故浙江雲和縣教諭前華亭縣訓導富陽邵先生繼稷有遺澤在華亭入我　朝縣人請祀於瞽宗康熙十八年先生之曾孫嘉來督學政更以私錢買婁縣田十畝畀之華亭學官以供歲時祠祀已而官沒其入祠祀以廢會　朝議析婁縣地置金山縣田入於金山由是金山之學官與華亭遞登其入而祀廢如故嘉慶元年冬長洲王芑孫來爲華亭教諭謁拜祠下憫傷祠宇之莫修晦昧傾圮上雨旁風踐足無地木主零亂或漫漶無文檢靦其倘可識者得十九人龕置之其明年田事

將登考詩故實莫稽所繇最後得邵嘉刻石廼肇祀先生爲文以記將以祀事之餘作新其室于時定遠方玉垣爲金山訓導相與往復諮商其凡役事又明年玉垣歸其三年之入而芑孫悉其一年之入堊塗丹雘既飭既完并前所得十九人木主飾治之其十九人以外主之軼棄者求諸案牘志乘而無稽焉今亦未繇得而追補之也以是歲嘉慶三年五月辛未興工六月癸巳朔工竣謹與婁縣教諭旌德朱錦按視位次爇香妥神而書石以告後之人庶嗣斯志以永勿墜芑孫記玉垣書

重修文恪公祠堂記

先文恪公祠堂建自明嘉靖中入我　朝康熙中重修皆別有記乾隆五十二年芑孫在京師得家書知祠堂梁木壞並牆宇陊剝者多先府君與族人議修久不克舉再閱歲始獲興工以其年七月落成凡用錢五百八十三千有奇其錢率自族人而經理始終則族叔父震之力居多又十有二年芑孫丁先府君憂解職居家慨念衰宗子孫日失其序雖其有田祿者遇祠墓率錢之事莫肯踴躍先府君與叔父震所爲勤勞于是幾幾乎無以成之而卒成之者不可以無書也迺列其率錢多

寡之數刻石以示後人

太原九老圖記

太原九老圖一卷吾族祖拙哉先生合同系昆弟以若昆弟之子年七十以上者招歡志好言共春酒因而繪之者也繪以乾隆閼逢之歲于今九年晷緯遷除勝事菡頮滔纏作開宛其語語於是九人之中存不三四矣情盤景遽先後如雨而先生宿德彌劭靈光巋然道腴多福遲丹逾好念松柏之相悅感生平於疇曩睠焉丹青俯仰羣紀始知斯事爲屢矣邑孫聞憲老之風不坊泰古陶姚而上算不百者壽居中下然則康衢米廩之倫于時稱老其算數蓋莫稽也三代引年歷然先籍由

獻徵文典型斯在于是上有平格之登下鮮泥塗之辱
朝野無疆均闢國故然而以三名老以五名更旣差其
等叉僅其數非不欲薦升恒之頌拓仁壽之圖而莫克
臻九也唐宋而還頗稱洛社乘奇用九要其時考德弗
降朝章非懋譬諸乘雁集江湖矣何足爲多少有無哉
我
大朝龍德東升與天下更始
五后丕作休養生息累數千甲子
皇帝中天立極亘地翔厤壽考作人燕及區宇于是合
在廷文武

賜九老之宴介

萬年之觴吉祥蒸動和氣四塞仙瓶海溢引養引恬番番大年捧拜恩幣兒子歡嬉不可數計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 福於庶民者然乎猗歟

朝慶蔚是家祥斯圖也戚戚兄弟不遠具邇椿既同枝桂亦連理酌難老之泉蔭長生之樹棋者深爛柯之想琴者抱雲和之音扶攜相保咸願得須臾仰首觀化叢惟流連霞雪之思抑亦就瞻

雲日之符矣於戲漢天雨旦虞日再中三皇之世如春景運方來民罔非克壽先生方當遊於康衢米廩之間

歌詠

泰平縣算莫紀繼斯圖而作者行且不一繪不一書豈

獨爲洛社中百三十六歲之李元爽以後死爲幸也哉

楞伽山房記

芑孫之少也先大父教之嚴提攜臥起與俱也既長字之曰念豐念豐者念祖也年十九遭先大父喪維時先府君客外惟芑孫與亡弟翼孫在明年翼孫亦去芑孫冒雪往葬先大父楞伽山中覽其湖山慨然有終焉之志已而補諸生北遊瀛寓二十餘年然茲山一草一木未嘗忘之也因自號楞伽山人每遇善書者輒求書四字曰楞伽山房將覬一遇于時歸而買田築室踐夙志焉頃之以困不遂而先府君亦已買屋山中爲丙舍今茲初元翼孫不幸徇難于楚芑孫出補華亭過家上

家始覩是屋賦詩見志李君惠時爲之作圖會有
旨褒卹翼孫死事
賜之祭葬遂即先大父墳左瘞其衣冠建置碑坊羊馬
如著令未能及屋又三年故人有憫余者贈金爲改京
秩而邑孫攉攏自豫亦既無志于時矣嘉慶五年以先
府君憂解職覩李君舊所爲圖寫山房景物具肖獨竹
木舍宇頗有增加因思就今小小廓治誠如畫中亦匪
重役而力未遑暇方欲求地山中并葬先府君自營生
壙其傍然後修牆葺圃種藥栽桑著書以老自念生平
疎拙不周世用而三十年來出處取舍廩廩焉不敢忘

先大父之教其科名仕宦之蹉跎非不幸也唯是區區耕田讀書守先人冢墓與愚不肖者偕歌哭娛遊于泰平之日爲計甚近宜無難者而迄未有成亦果何哉雖然余既無所求多于造物矣天其或者以是償余于晚暮姑爲記以待之

附楞伽山房圖記

楞伽山人非山人也嘗其日下稱名　殿前作賦口嘗吐鳳心是雕龍一鄉相有湧泉之驚一書出而金懸乃
天子有談雲之意一篇傳而爵貴一奏至知有書生在至于建章成疑由賓客提刀太原奏鴻業之任者也幕固將入承明著作之庭嘗潤色若夫入闕乘繻過橋題柱攬轡澄清之志鬧雞起舞之心見善若芝蘭疾惡如塗炭皎然白玉之映塵沙夐乎青松之拔灌木又豈迂儒曲學農歌轅議而已何以孟六上書宋五下第十年九陌一官五湖繫學

舍之馬騁華亭之鶴門絕迹而似水星折頭以加册
客嘲太元俗眼多白貧窮易戚頭顱可卿乃欲杖流
敉石希隱者之高風問舍求田賤英雄之末路嗚呼
亦足悲矣夫疇可呼噂鼠恒名璞曾郊所以出嵩周
客所以胡盧況乎山人傲似杜陵狂於阮籍方輪難
轉直鉤不釣非獨文愔俞達詩使人窮然山人之遇
如此山人之性猶如彼不困燥濕而移輕重不以磨
涅而致緇磷任皇荅之傾聽甘白雪之寡和是則氣
岸號疑情塗猾僞自謂義皇以上宜置邱壑之中從
此息影巖阿行吟澤畔長逝不顧孤興獨歸于計誠
得抑又何怨撈仰山者峯高暈日湖遠逢天塢閑丹
霞泉飛白雨沙鳥共風帆相亂郵花與雲氣俱芳寺
鐘動而水煙寒漁榔鳴而林照晚支遊之所棲處致
能之所歸休山人凡有慕廬將增堂構臨波安儘倚
石架樓與鷗鷺爲羣賴荼荀爲活著書以銷歲月嘯
傲而凌滄洲而且婦能寫韻子可傳經筆牀硯匣之
問紫迴嵐翠紙閣蘆簾之下蕩漾星河此郎神仙邈
問人世僕厭身珪組欲尚邱樊昨遊鄧尉之山涵想
鴟夷之迹對梅花而有約指湖水而立盟他日移家
因君擇里望衡對宇汎舟褰裳花敬幽樹看我來過

月滿柴門勞君相送山人之號彼此同之矣嘉慶六年春南城曾燠記

寫韻軒記

唐人所載吳彩鸞寫韻及夫婦跨虎入新興山中事類乎神仙誕謾者所爲然彩鸞所書韻本至今往往在人間虞伯生亦記龍興寫韻軒遺址豈當時果有是人而非盡妄歟抑豈其人逍遙物外如古者所稱有道妻子常得佚樂者世或不曉而徒以仙者豔之歟又豈其人有所不適于中不能如冀鈌梁鴻之用晦遯然豈遯蹟涉荒怪乃自詭于仙歟又豈飲食男女雖仙人者不免不得已而託諸世間文字以傳歟獨怪彩鸞以書自見而文簫者無所知名豈文簫固能銷聲匿影葆眞閟光

以與夫倏忽希夷者遊于無何有之鄉而彩鸞乃不免以書見躓余嘗上下其事求其說而不得爲儻然者久之余婦墨琴少而好詩長而好書旣歸余困甚居京師十有餘年朝士大夫求書者日至于門或以充四方餽遺墨琴朝夕劬悴硯席間所作書輒自署寫韻軒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因爲作三大字懸諸室頃之余出爲華亭校官墨琴從余渡泖又三年余上春官不第復還余旣瓠落無容倦于再出而墨琴亦飄然有偕隱之心其年秋遂葺治鮮門老屋爲菟裘以待老仍以劉公所書三字牓之于是有好事者爲作寫韻軒圖雖然彼彩鸞

夫婦何如人徐卒不得而知之也聊記其說以俟知者論焉

楞園客隱圖記

楞園客隱圖者楞伽山人客楞園作也山人生平不自作活常寄食飲于人閒嘉慶五年有故人官揚州招之而至爲假楞園以居之園有池亭竹柏之勝山人隱几讀書其中翛然寡與其明年里中茂才王承錫從之以來每當暑夕披襟清坐意翛然若有所得於是錫山華君適過此地輒爲寫貌兩人并寫仿園庭樹石欄楯之屬爲圖焉以識一時情事夫園以楞名非不材者莫宜居之山人其將終隱于是矣雖然如茂才者年少氣盛猶當有見于世未可如柳子厚所稱以余故咸以愚辱

焉者也于是書其後以分朗之